

古船、女人和网

GUCHUANNÜRENHEWANG GUCHUANNÜRENHEWANG

● 韩志君 韩志晨 著

人类发展的历史，就是不断地从愚昧走向文明，从现实走向未来的历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个永恒的冲突。

《篱笆·女人和狗》、《辘轳·女人和井》和《古船·女人和网》系列作品，以当前农村经济改革为背景，写了茂源老汉一家的矛盾和命运，提出了在变革时代摆脱落后传统观念的必要。

作者真诚地面对人生，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起感同身受。不“欺世”，不“媚俗”，创作的不是“有墨痕无血痕”的赝品，而是“有血痕无墨痕”的佳作。



古船、 女人和网

韩志君 韩志晨 著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九三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169 号

古船、女人和网

韩志君 韩志晨 著

李方鹰 高晓彬 责任编辑

※

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

山东肥城印刷厂 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

※

787×1092 毫米 1/32 14.75 印张 330 千字

1993 年 3 月第 1 版 1993 年 3 月山东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 册

ISBN7-5048-1946-8/I·261

定价: 8.40 元

黎明的喜鹊河，浸在飘忽的乳雾中。

悠远的河水，无羁地流淌。

岸边，丛生的灌木间，芦苇和菖蒲在不安地摇动。

一条黑色的木船溯水而来，惊起水鸟一片。它们扑楞楞地飞出泥沼，跃上云端，消逝在辽远的天际。

船在行进。

它在艰难而缓慢地行进……

血色的晨曦，染红了袅袅升腾的炊烟。

炊烟下，牛在古老的井台边饮水，鹅在村街上摇摇晃晃地奔跑。

一双臂力强劲的庄稼汉的臂膀，摇动着沉重的轱辘。

轱辘在摇动；

石磨在旋转；

茂源老汉和他的花妞儿，缓缓地走在曲曲弯弯的村街上。

在离枣花娘小院儿不远的地方，他停下了。花妞儿撒欢似地朝院内跑去。透过墙头的矮篱笆，老汉看见了枣花。

枣花在院内娴熟地织补着鱼网。花妞儿跑进来，亲昵地偎在她的身边。

枣花抱起花妞儿，默默地望着篱笆墙外的茂源老汉。

老汉在那儿伫立了一会儿，扭过头，缓缓地走开。

在他的前面，是高高的盘龙岭，是泼洒了满坡满岭的淡紫色的流霞。

岭头上，流霞中，巍巍的钻机象一个黑色的壮汉。它敞开粗犷的喉咙，热切地呼唤着脚下这一片神奇的刚刚从梦中醒过来的黑土地……

第 一 集

一

拂晓时分的井台上。

铜锁正用轱辘摇水。在他的头顶，在那遥远而深邃的天穹上，还有最后的一颗晨星在闪烁。它象一只孤寂的眼睛，静静地凝视着铜锁，也凝视着他身边这个小小的村落。

鸡叫了。先是一声，渐渐的，响成一片。

伴着这悠扬的晨曲，马莲匆匆跑来，神色慌张地：“铜锁……铜锁！”

铜锁停下手，扭过头，茫然不解地：“大嫂，咋了？”

马莲凑到井边，压低声音：“枣花叫小庚逼得没路，走啦！”

铜锁一惊：“嗯？！”

马莲语气急促地：“小庚……领人去追。咱爹怕……枣花吃亏，跟香草俩也追去了！”

铜锁猛然松开轱辘，又俯身操起扁担：“我去看看！”

他跃下井台，匆匆跑去。

“哎！”马莲忙喊住他，朝相反方向一指：“那边——”

二

拂晓的荒原，天苍苍，野茫茫。

沉寂的旷野上，枣花蹒跚独行。

弯曲的路；
棕色的草；
孤独的枣花……

她的神情，疲惫、麻木而呆滞，一步一步，机械地向前挪动着双脚。

三

“枣花……”

铜锁没命地奔跑在半憔悴的山丘上。

他边跑边发出嘶喊，在四野激起空旷的回声，仿佛远山也同他一起焦灼。

他就这样跑着。

他就这样喊着。

他凄切的、令人心颤的喊声，透出他灵魂的战栗与不安，同时伴有深深的内疚和对往事的追悔！

四

几只野鸭子从苇塘中飞起来。

雪似的芦花，骚动不安。

芦苇丛中，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个人——枣花。

她挣扎着向前行进，身上溅了不少泥水。

终于，她走出了苇塘，然而，却惊骇地站住了。

小庚骤然出现在她的面前！

他脸色冷峻地蹙着眉头，目光犀利地看着她。

她呢，则心中充满痛苦、屈辱与绝望。

两个人，谁也不说话。

沉默，令人难耐的沉默！

这样沉默良久，小庚才低唤了一声：“枣花……”然后，迈开步子，缓缓地朝她走来。

枣花木然地站在那儿，不动，也不语。

“枣花，”小庚嗫嚅着，“听话，回家去。”

枣花一听，淌出了眼泪。

“行了，别哭了。”小庚低声哄她，“不管谁对谁不对，都算我错了，还不中吗？”

他这样一说，枣花的眼泪淌得更欢了。

小庚还想再哄她，但小伙计们都陆续跑到了。他看看那些小伙计，在众目睽睽下，不由自主地把脸板了起来。

“走吧，回家。”他不卑不亢地说了句。

枣花依然不动，也没说话。

“枣花！”小庚突然低吼了一声，抖出了男子汉的威风。

在他的吼声里，枣花不由身子一抖。

小庚看着她，许久，才把头一甩，命令式地：“回去！”

枣花吃惊地望着他。

“让你回去，听见没有？”小庚又低吼一声。

这时候，枣花才沉重地摇摇头：“不，小庚，你别管我。你……自己回去吧……”

小庚脸拉长了：“你不回去，想上哪儿？”

枣花痛心地说：“我……回山东。”

“回山东？”小庚气得脸都变了色，“这么大的事，你跟谁商量了？不，不行。你…你不能走，麻溜儿给我回家去！”

枣花沉默地看着他。

“你痛痛快快地给我回去！”小庚急了，蛮横地吼道。

枣花象个木头人似的，站那儿不动，只是无声地垂泪。

就在这时候，茂源老汉、香草和花妞儿从苇塘里闯出来。

小庚微微一愣。

茂源老汉黑着脸，眯缝着眼睛，一步一步地逼向小庚，声音嘎哑而重浊地：“小庚，你欺人太甚了吧？”

小庚：“老葛大叔，我们家的事儿，没你说话的份儿！”

茂源老汉针锋相对地：“兴你欺负人，就兴我说话！”

小庚不无讥讽地一笑：“你吃错药了吧？她是我的老婆，还是你的老婆？”

“不管谁的老婆，她都是人！”香草立刻插话，“你以为她是狗，是猫，是牲口？！你以为就可以随便把她拴在裤带上，只能跟着你，当你的影子？！”

她的话，说得很快，句句象刀子，登时把小庚噎在了那里。

五

无际的荒原，连绵的衰草。

铜锁依然在没命地奔跑着。

“枣花——”他停下脚，焦灼地嘶喊。

风摇衰草，四野沉寂。

只有长空雁过，嘎嘎地应了他几声。

他朝四外看看，一扭头，跑进了身边的苇荡。

六

苇塘外的小山坡。

小庚指着老汉和香草吼道：“你们……远点儿闪着！我们

家的事，用不着你们爷儿俩管！”

““不合情、不合理的事，谁都可以管！”茂源老汉忿忿地撞了他一句。

小庚不屑地一撇嘴：“你还有资格说这样的话？你呀，还是先管管自个儿吧！”

茂源老汉恼怒地：“我……我咋了？”

“哼，”小庚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，“老鸡不上灶，小鸡不乱跳。我实话说，你们家铜锁、香草，也包括枣花，都是叫你给拐带坏的！”

“啥？！”茂源老汉浑身气得直抖，颤颤地往前冲，“兔崽子，我……我跟你拼了！”

枣花慌忙拦住：“别，你老人家……别……”

小庚一见，气急了。他指着枣花，忿忿地吼道：“好吧，枣花，既然有人管你，就让他们管吧！你愿走就走，愿留就留，随便！我今天……只当你讲一句：你要是走了，就这辈子……永远别回来！”吼罢，掉过头拂袖而去。

枣花呆呆地站在那儿，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茂源老汉和小伙计们，也都怔怔地望着她和小庚。

这时候，香草冲小庚的背影轻蔑地吼道：“哼，小庚！你……你拿这话吓唬谁？！”然后扭过头，“三嫂，走！走！”边吼边不由分说地将枣花推走了。

小庚走出一小段路，又忍不住停下脚，回过头，朝前望去

此刻，天边已经泛红了，遥远的地平线上点染着一抹淡红色的流霞。香草推着枣花，正缓缓地迎着那霞光走去。

茂源老汉恋恋不舍地望着枣花。

小庚也望着她，眼中透出心底的痛苦和凄凉。

就在这时候，铜锁从苇塘中冲出来。他怔怔地看着眼前这令人心颤的诀别。

茂源老汉面对枣花的背影，嘴唇翕动着，眼里尽是泪。小庚则忍不住发出一声凄切的大喊：“枣花……”

枣花身子一抖，不由自主地站住了。

小庚又凄切地喊了声：“枣花！”

枣花缓缓地扭过头，向小庚投去一瞥。

香草忙推她：“三嫂，走，走！”

“枣花！”铜锁忍不住了，慌忙喊道，“你……你别走！”

枣花瞧见他，微微一怔。

铜锁转过身，缓缓地走向小庚，愤怒地逼视着他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：“小庚啊，我万万没想到，枣花会叫你给逼到这份儿上！”

“你？”小庚一见铜锁也来凑热闹，眼中立刻燃起炙人的火。他一步一步地逼向铜锁：“你……你还有脸说这话？！”

铜锁并不示弱：“你做事亏心，我凭啥不能说！”

小庚轻蔑地：“亏心？是我亏心，还是你亏心，啊？！过去，枣花跟你过时，打她骂她不把她当人待的，是谁？是我小庚，还是你葛铜锁啊？”

“你……”铜锁登时叫他给噎得说不出话来。

小庚这时又逼上一步：“还有，打够了骂够了，又拿她卖钱的，是我还是你？做出那种事，你说亏心不亏心？”

铜锁不服地：“我……我打过她骂过她不假，那是我的错。可我……啥时候卖过她？”说完，又忙转过身去，急切地向枣花解释：“枣花，我……我可没卖过你呀！”

枣花沉默地望着他和小庚，目光中充满凄楚和哀怨。

茂源老汉瞥一眼铜锁，默然垂下头。

“没卖？”小庚却冷冷一笑，有意抬高嗓门，“你没卖，我那四千块钱哪儿去啦？难道是叫狗给叼去啦？”

“小庚，你……”铜锁气得身子直抖，“你咋骂人！”

“我没骂人。”小庚拉着长声说，“我骂的，是收了我四千块钱的那个两条腿儿的牲口！”

“你……”铜锁一听更气了，用充血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他，颤着声吼道：“你把这话，再说一遍！”

小庚斜睨着他：“好话，不说二遍！”

“妈的！”铜锁实在忍不住了，猛一扬手中的扁担，冲向小庚：“老子，今天灭了你！”

“铜锁！”茂源老汉慌忙去拦。

铜锁躲开老汉，狠狠地砸过去一扁担。

小庚倏地跳开了。

铜锁又把扁担抡起来。

“铜锁！”这时枣花也慌慌地喊了一声。

铜锁的扁担在空中定住了。他扭过脸，悲愤地望着枣花。

小庚见机，冲小伙计们一挥手，然后率先冲向铜锁，去夺他手中的扁担。

铜锁奋力挣扎。

“三哥——”香草发了一声喊，猛然冲过去，拼命拽那几个小伙计。

“你们别，别……”茂源老汉急得手足无措地跟着他们团团转。

枣花被眼前的情景吓傻了。她呆立在那里，许久，才发出一声嘶喊：“小庚！”

周围立刻静下来。

所有的人都停下手，都转过头，都无声地看着枣花。

枣花满眼是泪。

“求求你们……别打啦……”她的声音，悲凉而酸涩。

小庚怔怔地望着她。

“你们别打了，都……别打啦……”她颤着声说，仿佛是在哀求他们。

萧瑟的秋风，把她的头发吹乱了，象一团蓬松的草。她不再说话，同秋天的旷野一起沉默。她就这样呆呆地站着，许久，才无力地蹲下去。当她蹲到地上的时候，才用双手捂住脸，并发出了足以令石破天惊的哭声……

七

破旧的大门洞象一只张开的口。里面的人，都隐在朝霞的阴影里。只有嘁嘁喳喳的议论声传出来，根本听不清说的是什么。

几只大鹅从门前跑过。它们嘎嘎的叫声同那些议论声混杂在一起，随着冰凉的晨风在村街上飘动。

八

村街上。

大拴路过古老的井台边，迎着那一片嘈杂声走去。

九

大门洞。

胖大嫂、长脸女人和几个闺女、媳妇凑在一堆儿，正起劲

地议论枣花。

胖大嫂：“……唉，那枣花呀，也忒不知道好歹了。人家小庚咋的了？哪儿配不上她？哎呀，还要走！往哪儿去？”

“就是，”长脸女人迎合道，“甜瓜不吃，吃苦瓜呗！”

“哎，你们听说没？”胖大嫂故作神秘地，“那枣花，走了半截儿，又回来了，搬到她娘那间小屋住去啦！”

长脸女人不屑地：“哟，还玩派儿呢！还跟人家城里人学呢！啧啧，这一改革一搞活，连人的心也活啦！别人看挺好的小两口，可说离婚就离婚。时兴嘛！”

“不对，人家这不叫离婚。”胖大嫂笑嘻嘻地反驳道，“人家呀，这叫啥啦？对，叫那个——分居！”

“哟，”长脸女人夸张地瞪大眼睛，“那就更派儿啦！”

“她……”胖大嫂还想往下说，长脸女人忙捅捅她，示意大拴来了。她立刻噤声。

大拴从门前走过去。

胖大嫂指着他的背影：“噢，这小子咋也来了？”

“凑热闹呗！”长脸女人闪烁其辞地，“这小子，是枣花相好的。忘了？小庚还砸过他饭店哩！这一听枣花跟小庚闹崩了，他还能不借缝儿下蛆！”

“嘿嘿，”胖大嫂笑逐颜开地，“枣花这一搬回她娘那间小屋，你来我往就更方便了。叫我说呀，这破事儿，现在还只是孙猴子刚刚跳出水帘洞——好看的戏啊，在后头哩！”

她的话音刚落，从不远处传来她女儿翠翠的喊声：“妈——”

她没听见。

长脸女人提醒她：“哎，你们家翠翠喊你。”

胖大嫂扭头一看，赶忙起身。

十

翠翠——一个聪颖、俊秀的女孩，沉着脸，站在路边，宛若一株挺拔的充满生机的小树。

胖大嫂匆匆走来。

“妈，”翠翠不悦地，“你又上那儿跟她们掺和啥？！”

胖大嫂忙否认：“我没掺和呀！”

“我都听见了。”翠翠瞪她一眼，“人家枣花，招你惹你了？你总贬斥人家干啥！”

“咋的？”胖大嫂的脸也沉下来，“兴她养汉，不兴我说？”

“妈，枣花是那人吗！”翠翠极力为枣花辩解，“离婚，结婚，是人家的自由。咱别说三道四，好不好？”

胖大嫂一晃脑袋：“不好。有她做的自由，就有我说的自由。”

“妈，”翠翠生气地，“你说吧！总有一天，会叫人家把你的舌头给割下来！”

“翠翠！”胖大嫂喝斥道，“你……你咋跟你妈这样说话！”

翠翠嘴一撇：“谁让你总糟践枣花啦！”

“枣花，枣花，”胖大嫂忿忿然地，“你看得她好，你跟她过去呀！”

“哼！”翠翠狠狠白了她一眼，一扭身子，走了。

十一

枣花娘的小屋内。

枣花神色黯然地坐在炕沿上。马莲、香草和狗剩儿媳妇在

一旁陪着她。

马莲喋喋不休地劝道：“唉，枣花，你呀！大伙儿还都说我傻，其实呢，最傻的是你！走，往哪儿去？什么回山东啊，找二姨去呀，啧啧，亏你想得出！人家二姨，也没在家呀！不在城里你表哥家看孩子吗！再说，你走了，小庚咋办？”

枣花长叹一声，没说话。

香草则狠狠地瞪了马莲一眼。

马莲没发现香草瞪她，继续说道：“你住这儿，也不是办法。信大嫂话，搬回去，行不？”

枣花微微摇摇头：“大嫂，我住这儿……挺好……”说话时，鼻子酸酸的。

“唉，你呀，别这么犟！”马莲用手轻轻地梳理着枣花的头发，“咱庄稼院儿，有句老话：‘天上下雨地上流，小两口打仗不记仇；天亮时吃的一锅饭，天黑睡的一个枕头。’你住这儿，还想跟小庚俩当牛郎、织女儿是咋的？嗯？”说着，自己咯咯笑了起来。

“这是啥时候，你还笑！”香草忍不住吼了一声。

她赶忙把笑声憋回去。

“香草……”枣花抬眼看看马莲，忙伸手扯扯香草的袖口。

这时，马莲又往枣花身边凑了凑，扳起脸来说：“枣花，你别看我刚才笑，可大嫂说的，都是真心话。他们老爷们儿，都是牛性子。小庚对你才哪到哪？我们家你大哥，上来驴脾气，有多凶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！该忍，就忍吧；该让，就让吧。谁让咱是女人呢！”

“忍？让？”枣花喃喃地，“大嫂，咱忍到啥时候是头，让到啥时候是头呢？”

“哦？”马莲愣眉愣眼地看着她。

“大嫂啊，”狗剩儿媳妇这时轻轻拍拍马莲的手，“叫我看，枣花姐说得对。这回呀，咱们碾米，就别怕掉糠，不能总忍总让。豁出来让枣花姐在这儿住上个一年半载，也得让那小庚捧回个教训。女人咋了？咱就是要为女人争口气！”

马莲一听，又连连点头：“是，是，可也是。枣花啊，你先不回去也好。就在这儿，争取给那小庚生个大白胖小子，看他磕不磕头作揖地把你往回接！”

“哎呀，”香草忙把她往旁边一拽，“大嫂，你少说两句吧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！”

马莲愣眉愣眼地看着她，不敢再吭气了。

香草这才走上一步，对枣花说：“三嫂，别寻思这又寻思那啦！心该狠的时候，也得狠。只要小庚他不真心认错，就一定别回去！”

枣花轻轻拭拭眼角，声音低哑地说：“我知道。大嫂、香草，你们都放心。你们……回去吧，都回去吧……”

可是，姑嫂几个，谁也没动，都默默地望着她。

沉默了一会儿，狗剩儿媳妇缓缓地走到枣花面前，蹲下身，仰起脸儿，紧紧抓住她的手：“枣花姐，你千万……别太难过。”

枣花勉强挤出一丝苦笑：“我……不难过。”

狗剩儿媳妇真诚而恳切地：“铜锁收小庚那四千块钱，过去我不知道。等我们豆腐房办起来，有了钱，我一定还上。”

枣花忙摇头：“大妹子，那……不干你事！”

“干不干我事，我都还。”狗剩儿媳妇从地上站起来，激动地：“枣花姐，我说啥也不能让小庚拿这两毛半钱当话把儿，窝囊你一辈子！”

枣花没说话，心里却一热。

她久久地望着狗剩儿媳妇。

渐渐地，从她那双忧郁的眸子中，飘出了一片水雾，好大好大的一片水雾……

十二

小庚的船，泊在喜鹊河边。

波光潋滟的河水，喧闹着，无遮无拦地向前流淌。

浪花，拍打着船舷。

小庚闷头蹲在船上。金锁坐在他对面。

“……唉，小庚，”金锁笑吟吟地开导他，“枣花，不是我们家你大嫂。你跟人家来硬的，哪中！听大哥的，你去说几句软乎话，满天的云彩就都散了。”

小庚沉着脸，一声不吭。

金锁捅捅他：“哎，你说话呀！”

小庚依然不语。

“哦……”金锁有意调侃地：“你是放不下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，对不？”

“唉，”小庚长叹一声，然后才闷声闷气地，“大哥，架子不架子，我倒不在乎。只是……”他说出半截话，就不再说了。

金锁急切地催促道：“只是啥？你说呀！”

小庚看看金锁，又犹豫片刻，才振振有辞地：“枣花呀，唉……大哥，她……她不对！我小庚，没做对不起她的事呀！过去，她跟铜锁，我等她；等到她离了，成了二婚头，我没嫌她；她张罗上那个破饭店，我让了；在那儿引来一大堆闲言碎语，我把牙咬碎了吞进肚子里，没舍得捅她一指头！你说，还想让我咋的！”